

刘平著

# 海外档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外档案

# 海外档案



# 海外档案

刘 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档案/刘平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21-2586-6

I.海…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468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袁银昌

## 海外档案

刘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字数 370,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ISBN 7-5321-2586-6/1·2035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出

版

说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明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 ◎ 长篇小说系列
- ◎ 西部小说系列
- ◎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 ◎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 ◎ 年选系列
- ◎ 专题选系列
- ◎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颢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 序 章

在洋溢着现代化高新科技气息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里,包瑞明精心组建的追缉丁吾法的小组正在候机。再有二十分钟左右,他们将登上飞往澳洲的飞机,把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犯罪份子丁吾法缉捕归案。丁吾法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内走私金额高达数百亿,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罪恶奇迹。

丁吾法深谙中国社会的历史渊源和人情世故,可以说研究透了各种人物的心态欲望。他有针对性地投其所好,或金钱、或美色、或情义、或权力,上至京城,下至地方,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而且,丁吾法的梦想是通过大量攫取财富,从而达到其控制社会支配人的目的。所以,与丁吾法的斗争已经不是简单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法律尊严,而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经过了郑路稼的失败到袁可的牺牲,虽然丁吾法无孔不入走私犯罪王国已被摧毁,丁吾法庞大的关系网已被撕破,但丁吾法却从专案组手里神秘地脱逃,而且脱逃后组织了一场疯狂的反扑,反扑失败后,又潜逃海外。所以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丁吾法庞大的关系网虽然已经被撕破,但从京城

到地方,到底还有哪些人是他关系网上的一环,还远远没有被查清,包括专案组内部到底谁放跑了丁吾法,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如果丁吾法迟迟不能缉拿归案,这些尚未暴露的人物不仅会继续逍遥法外,而且他们的存在作为危害国家正常肌体的毒瘤,将会使癌细胞继续扩散,危害我们的社会。

这是专案组长包瑞明从海门返回京城后的所思所虑。

经过近一年的生死较量和一次次因低估了丁吾法的能量而受挫,现在即使丁吾法已经逃往海外,包瑞明仍然不敢低估丁吾法,他甚至感到丁吾法的阴影仍然在他周围徘徊。

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即使上天入地,也一定要把丁吾法缉捕归案。这就是包瑞明下的决心。

追捕丁吾法的小组,是包瑞明精心组建的。

追捕组组长楚峰,副组长文晖,成员胡欣红、程京武、孔印华,全是经过考验的忠贞干员。楚峰和胡欣红是继郑路镓之后,同袁可一道最早与丁吾法一伙展开生死较量的主要人物。赴海门专案组大规模办案结束后,包瑞明准备给他们委以重任。他认为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同志,应该委以重任。但由于郑路镓的失败和袁可的牺牲,楚峰和胡欣红都已把追捕丁吾法作为他们人生的最大目标,因此谢绝了包瑞明的安排。让楚峰和胡欣红参加追捕组,既满足他们自己内在的要求,又能让包瑞明感到放心。特别是胡欣红,她的激情,她的生命力,都似乎随着袁可的牺牲而消失了。现在,只有参加追捕丁吾法,她的生命才能重新焕发出激情。实际上,最初包瑞明组建追捕组时,因为胡欣红是女性,没有把她考虑在内。但她得知包瑞明召楚峰进京参加追捕组的消息后,强烈要求参加,几乎到了哀求的地步,而

且威胁说,如果不让她参加追捕组,她就自己行动。包瑞明经过慎重考虑,就同意了。

至于副组长文晖,一直是包瑞明手下大要案处处长,三十出头,公安大学的高材生,在参与侦破疑案难案和追捕要犯的生涯中,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是个天生的办案专家,经验特别丰富。包瑞明已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

孔印华则是个语言天才,精通五国语言,年近四十,原来在外交部工作,在南美三个国家使馆工作过。程京武是一个击技高手,擒拿格斗,飞檐走壁,样样精通。

奉命组建跨国追捕组,包瑞明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他还要确保追捕组的人员名单高度保密。专案组查处丁吾法走私集团的过程中发生泄密事件的教训,包瑞明是记忆犹新,终身难忘。特别是丁吾法被捕后又轻易逃走,而且随着丁吾法走私案件逐渐明朗,丁吾法关系网中的腐败堕落官员除了已经浮出水面的外,到底还有些什么人,仍然是不解之谜。从专案组已经掌握的情况看,还有不少身居要职的人在丁吾法最辉煌时,与丁吾法有联系。但是这些人与丁吾法究竟有多深的关系,是不是丁吾法关系网上的人,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还无法认定,所以包瑞明不得不十二万分地小心谨慎。

追捕组成立后,在京郊某基地秘密集训了半个月。

出发之前,包瑞明请领导小组的方组长接见了追捕组全体组员。

方组长和包瑞明反复强调了把丁吾法缉捕归案的重要性和丁吾法逍遥法外的危害性。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澳洲 K 市的赌场发现了丁吾法的踪

迹，”包瑞明说，“我们刚成立追捕组时，对这个情报主要还是一种怀疑。最近传回来的情报已经确定那个频频出现在K市赌场的男子正是丁吾法，而且我们的人已经盯住了丁吾法的住所。我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与澳洲警方联系过，他们表示愿意协助，通过正常渠道把丁吾法引渡回来。所以，你们到达澳洲后，先与我们的人取得联系，然后再同澳洲警方联络。一定要争取一次成功，以免节外生枝。”

然后，包瑞明又强调说：“能否使丁吾法归案，是这个建国以来最大经济走私犯罪案件能否取得彻底胜利的关键，也是能否把那些还隐藏在我们内部，与丁吾法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腐败分子挖出来的关键。”

最后，方组长嘱咐追捕组：“一定要吸取专案组泄密的教训，一定要严格保密。”

在宽敞安静的候机室里，追捕组五人坐在长椅上，显得平静而安详，与普通的候机人无异。任谁也想不到，他们是一群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但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里，早就波涛翻涌，根本无法平静。

特别是楚峰和胡欣红，他们的心情与文晖等人大不同。文晖等人感受到的仅是执行重大任务的紧张，而楚峰和胡欣红则多了一种最易令人心神激越的个人情感体验。在最初与丁吾法斗争时，楚峰还丢掉了乌纱帽，受尽了委屈；如果不是袁可出现，两人联手搜集、掌握了丁吾法走私犯罪的大量证据，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成立了庞大的专案组，楚峰也许早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被丁吾法一伙踩死了。与成了规模的犯罪集团进行斗争，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想到很

快就要将丁吾法逮捕归案了，楚峰那种难以平息的激动使他感到手心里直冒汗。他悄悄地握紧拳头，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胡欣红心神激荡得更加强烈。在追捕组五人当中，她是最早参与跟丁吾法较量的人。她个人的感情历程也是同与丁吾法的较量始末紧密联系在一起，起伏跌宕，悲喜交加。当初丁吾法是省检察长、她崇拜的师兄郑路稼的朋友，那时，她与丁吾法也是朋友。后来丁吾法秘密劫持了从香港廉政公署接收的档案，郑路稼与丁吾法彻底决裂并较量失败，她深爱着的袁可把揭露丁吾法作为人生目标，她自己也积极参与了袁可、楚峰揭露丁吾法在海门走私犯罪的激烈斗争，那时，虽然理性上她也认为丁吾法是个大蛀虫，是神圣法律的亵渎者，但从个人情感上，她仍然发现自己对丁吾法这个人恨不起来。丁吾法为人处世总是表现得温文儒雅和善解人意，所以她一直没有看破丁吾法虚假的面目背后有多么可怕。她甚至还一度把丁吾法列为自己认识的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三个男人之一。但是，在看到郑路稼因丁吾法被捕喜极而逝，看到袁可为保护专案组的安全，英勇牺牲于丁吾法的疯狂反扑时，她对丁吾法的个人感受才彻底转变了，她对丁吾法的恨已经深入到了骨髓。她是一个女人，而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容易受感性因素的影响。丁吾法在自己的走私王国遭到沉重打击时，疯狂报复，把她的至爱、把她的人生希望毁灭了。袁可化作青烟而去，胡欣红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她令人羡慕的秀发失去了光泽，高贵冷艳的风采不见了，她的生命历程仿佛在一夜之间翻过去了几十页。只有把丁吾法追捕到案，使他受到法律的审判，她的心灵才能获得一些安慰。所以在包瑞明同意她参加追捕丁吾

法的小组后，她才重新恢复了生机。她心里想，不把丁吾法追捕归案，她就无颜面对袁可的在天之灵，她的后半生的生命将会显得毫无意义。

文晖、孙印华和程京武三人的内心里也充满着兴奋和激动。当初包瑞明组建专案组时，他们都因为另有工作，没能参加，错过了一次令他们的人生生辉溢彩的机会。现在，能够参加跨国追捕组，他们都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同时也体现了包瑞明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只要能把丁吾法追捕归案，并顺藤摸瓜挖出那些身居高位的上了丁吾法贼船的腐败分子，他们就将无愧于自己的人生；而且若干年后，他们就会有资本自豪地对子孙后代讲述追捕过程中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跨国追捕组在京郊基地秘密集训时，程京武曾在饭桌上开玩笑地打了个比方：“专案组在海门的胜利，就像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现在把丁吾法追捕归案，就等于是台湾回归祖国。”程京武是追捕组中最年轻的一员，因此也最富于联想。

看到楚峰、文晖等人都在平静地坐着闭目养神，胡欣红站了起来。她无法做到像他们那样平静。她脑子里像过电影似地回顾着她和袁可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在香港秘密调查廉署档案被劫案后，他们准备离开香港的那晚，她与袁可每个人喝了十瓶啤酒；她当律师第一次出庭时，袁可送给她一束情深意厚的鲜花；她和袁可第一次情欲交融时相互缠绵的美妙；还有那经常在她梦中响起的爆炸。她还想象着等到法院开庭审判丁吾法时，她一定要抱着袁可的骨灰盒去，她要让袁可的在天之灵当场听到法官宣布对丁吾法的判决，让正义的枪响告慰袁可的在天之灵。

她走到候机厅面对机场的窗前,看着起飞降落的飞机,默默地数着数:1、2、3、4……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每一分钟都仿佛要让她用整个生命去等待。她已经等不及了。

再有五分钟他们就可以登机了。她突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恐慌,好像将发生什么意外,会延误他们登机。前前后后,在与丁吾法较量的过程中,郑路镓,袁可,包瑞明的专案组,都曾经面对过意外事件。这已使她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因而对发生意外心有余悸。尽管出发时,包瑞明讲得十分肯定,丁吾法的行踪已被掌握,澳洲警方也表示愿意合作,但她感到只要还没有把丁吾法抓到手,意外就随时可能发生。丁吾法是个成了精的狐狸,连郑路镓这样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都没有看透过他,袁可、包瑞明这样的办案专家也曾经一次次低估了他,所以跟丁吾法这种老奸巨猾的人较量肯定不会很容易就成功。

她又瞟了楚峰一眼,发现楚峰沉稳如山,闭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长椅上。文晖在安静地看一本书,他是个勤奋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充实自己。孔印华与程京武在低声说着闲话。她走到登机口柜台前,忧虑地问验票员:“这班飞机会不会晚点?”

“放心,飞机早到了,再过几分钟就可以登机了。”

她回到楚峰身边,说:“楚兄,准备登机了。”

楚峰睁开眼,看了看手表,还有三分钟,说:“我们不急。”

但胡欣红已经提着旅行包站到了登机口前。

程京武对楚峰等人说:“看我们胡律师急的,我们也走吧。”

楚峰和文晖等人连忙提着旅行包来到登机口。

“胡姐，早登机晚登机，没有半点区别，”程京武笑着对胡欣红说，“飞机又不会因为我们上了机就立刻起飞。”

“早登机，心里早安定。”胡欣红淡淡地回答。

“对，早安定。”文晖说。

文晖虽然没能参加包瑞明组建的查处丁吾法专案组，但对胡欣红也称得上是久闻大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深感胡欣红名不虚传，果然是个风姿神采都令人心仪的女子。经历了袁可牺牲的惨痛，胡欣红那逼人的英气中，又增添了深刻的忧愁。尽管文晖岁数比胡欣红小，但一见面，他就产生了一种要好好呵护她的念头。

在秘密集训的半个月里，文晖也确实像照顾小妹妹一样处处照顾着胡欣红，但胡欣红似乎并不领情。除了和楚峰商量追捕丁吾法的事，她难得同另外三人多说一句闲话。不过，文晖、孔印华和程京武都知道她和袁可的感情，知道她内心深处难以愈合的伤痛，所以也都不在意。在追捕组内，按照年龄，胡欣红排在第三位，比楚峰和孔印华小，比文晖和程京武大。

屏幕上跳出开始登机的字符。楚峰一行五人验完票，上了飞机，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

程京武坐在胡欣红右边，他问道：“胡姐，心安定了吗？”

“嗯。”胡欣红没有多说话。她想起在来机场的路上她与文晖楚峰的对话。

“文晖，你曾经多次参加跨国追捕，你认为我们这次有几成把握？”胡欣红问坐在左边的文晖。文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明干练的劲头，平时并不多言语，气质风度与当年的袁可有几分相似。胡欣红在集训时很少与文晖说话，甚至回避与他

单独在一起，主要就是因为文晖总使她想到袁可。

“这种事，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根据包组长介绍的情况，七成应该有，”文晖回答道，“再说，我们的人不是已经盯住他了吗？”

“楚兄，你看呢？”胡欣红又问坐在前排的楚峰。

“我们的对手如果那么轻易就被擒获，那当然好了。”楚峰沉思着说。

“不管千难万险，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就算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他追捕归案。”胡欣红坚毅地说。

楚峰点了点头。

“政府途径如果行不通，我们就采取民间方式，”文晖说，“包组长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得到。他让程京武参加追捕组，实际上已暗含了这种意思。”

文晖大学毕业后就在京城国家级执法机构参与各种大要案的查处，为人相当乖巧机敏。比起楚峰和胡欣红来，他对高层领导的心态揣摸领会得更为细腻。在包瑞明抽调组织的查处丁吾法的专案组中，有不少人就与他有过交往，或者跟他共过事，或者是他的部下，或者是他的同学校友。专案组在海门的工作结束后，由于丁吾法莫名其妙地逃脱，他的关系网中肯定还有尚未暴露出来的人物存在，所以参加过专案组的人中有不少心里存有疑虑，如果不把这些尚未暴露的人物彻底揭露出来，待风头一过，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通过各种途径、假借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参加办案的人穿小鞋。所以，文晖认为，既然专案组的一般成员有这种心态，作为专案组领导成员的包瑞明也不可能没有隐忧。包瑞明知道的内情和各种嫌疑对象更多。丁吾法要报复，包瑞明首当其冲。他甚至觉得

与丁吾法的斗争,虽然实质上是正义与邪恶、执法与犯罪的斗争,但表现形式却是丁吾法和包瑞明两个人的生死较量。

楚峰听懂了文晖的意思,丁吾法的关系网有多么可怕,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其他不说,仅就在万利俱乐部里搜出来的那些照片上与丁吾法合影的人和参加丁吾法婚礼的人的身份、地位和活动能量就足以令人感到后怕。当然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只是丁吾法拉大旗作虎皮,用来虚张声势吓唬人的。但谁又说得清楚这些人当中哪一个跟丁吾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呢?至于那个隐藏在专案组内部协助丁吾法潜逃的内奸,虽然袁可和包瑞明都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专案组副组长董柳新,但因为缺乏证据,无法令他原形毕露。董柳新虽然受到了审查,但最后还是作为没有问题的人重新起用,只是离开原来的部门,被调到了另外一个部门。楚峰原以为董柳新被审查后,至少乌纱帽不保,但没想到董柳新会被重新起用。如果没有丁吾法关系网中的重量级人物运筹,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楚峰知道,包瑞明和领导小组方组长都不同意重新起用董柳新,他们都认为董柳新即使没有被丁吾法拉下水,他的行为也是非常可疑的。

楚峰还记得他进京接受追捕任务时,与包瑞明谈起过董柳新的问题。当时,包流露出一不愿深谈此事的神色。

“包组长,我们还有没有是非观念?”他急切地问道,“他的嫌疑是明摆着的呀。”

“确实明摆着。但嫌疑仅仅是嫌疑。要处理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唉——”包瑞明叹道,“你要记住,只有把丁吾法缉拿归案,只有丁吾法开了口,一切才会迎刃而解。是脓包,总有化脓的一天。”

“追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把丁吾法追捕归案。”楚峰坚毅地说。

包瑞明紧紧握了握楚峰的手。楚峰看得出，包瑞明在董柳新的问题上，有一种难言的苦衷；而且，包瑞明是组织原则性很强的人，不会轻易议论不该议论的人和事。所以，楚峰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胡欣红，他怕胡欣红沉不住气，去找包瑞明，甚至找方组长而令他们为难。因为袁可的牺牲，胡欣红已变成了一桶炸药，很容易发生爆炸。

现在，看着旅客们陆续到位，楚峰估计很快将关闭机舱，进入待飞状态。

这时，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走到楚峰面前：“我是本机机长，你是楚先生吧？”

“对，我是楚峰。”

“我们刚刚得到通知，请楚先生和你的四个同伴下飞机。”

“什么原因？”楚峰话刚出口，就意识到自己的话是多余的，机长根本不可能知道原因。

文晖和胡欣红听到了机长的话，都惊讶地瞪大了眼。

“请吧，楚先生，”机长礼貌地催道，“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其他旅客的行程。”

这个突然变故大出楚峰他们的预料。但他们都马上意识到，一定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变故，否则不会在追捕组已经登机的情况下，突然停止行动。

他们都在想，很可能是什么重量级人物不同意把丁吾法追捕归案，或者害怕把丁吾法追捕归案，施展了强大的、连包瑞明和方组长都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使追捕组的行动被迫停